

# 又见鱼鹰

王张应

没想到,在皖东来安池杉湖湿地公园,遇见久违的鱼鹰。

先是于岸边一条小木船上,看见两只家禽般壮硕的黑色鱼鹰。它俩面对面立在木船中间横梁上,不时朝对方伸头引颈。初看以为是反目与打斗,再看便看出门道,它俩是一对情侣,正旁若无入地亲昵,意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交颈之欢。

见到它俩,一位同行的朋友惊呼:“鸬鹚!”是的,它们是鸬鹚,可从我的词库里蹦出来的却是“鱼鹰”。

最早见到鱼鹰,是童年时代。我的家乡大别山东麓,皖西南的那片丘陵地带,多是山丘,少有大块水面,鲜见大型水鸟。第一次见到鱼鹰,不是在水上,而是在渔人肩挑的担子上。

渔人挑着木桶,一路寻找可以捕鱼的水面。担子两端各蹲着一只黑羽禽鸟,它们骨

架挺大,身躯却精瘦。生就粗长的利喙,喙的前端还有个鹰嘴般的弯钩。那种铁骨铮铮的弯钩,可能是鱼的克星,鱼一旦被它碰上便小命不保。鱼鹰捕鱼大概如老鹰抓小鸡一般轻而易举,所以人们叫它鱼鹰。

之后在课本中读到郑振铎先生的《鸬鹚》,知道了鱼鹰的学名叫“鸬鹚”,我对鱼鹰的既有印象得以加深。课文说:“不多一会儿,就有鸬鹚钻出水面,扑着翅膀跳上渔船,喉囊鼓鼓的。渔人一把抓住它的脖子,把吞进喉囊的鱼挤了出来,又把它甩进水里。”原来,鱼鹰是天生的捕鱼工具,被人驯化后天性不改。它脖子上颇有弹性的皮囊子,用来临时储存它捕到的鱼。当年未曾多想,只觉课文写得挺美,没意识到这种捕鱼方式,对鱼鹰而言实在残忍,吞进喉咙的食物还得被迫吐出来,不吐便有人动手进嘴去抠。倘若从人嘴里抠出食物,被抠的人该是何等感受!

几十年后,再看到小木船上那对怡然自乐的鱼鹰,我心目中有关鱼鹰的印象随即刷新。显然,这里的鱼鹰,不是作为捕鱼工具活

着,同众多的野鸭、鹭鸶、鹈鹕等大大小小的水禽一样,我会以为那是群鸟在商议某件鸟事。越是靠近那条旧船,越发看得清楚那是一群鱼鹰,同之前看到那两只鱼鹰一样。不同的是,前面那两只正在忙于卿卿我我,这一大群鱼鹰却无所事事,一个个慵懒无聊地待在船上。时在初冬,天气颇冷。天若晴好,我会怀疑那些纹丝不动的鱼鹰是在猫冬晒太阳。我一直怀念儿时冬日里陪着奶奶坐在自家院子里晒太阳的温暖时光。

游船到一个“丁”字形水道口,左手边出现一条宽阔幽深的水道,水道两边都是茂密的池杉树林。顺着水道朝北望过去,两边池杉树上栖息着密密麻麻黑色禽鸟。望远处,是一些点缀于红色树冠的黑点,如满树的黑色果实,数不胜数。抬头看近处池杉树顶,看得清清楚楚,是一些栖息高枝的鱼鹰。奇怪,离开了人的管束,鱼鹰便能飞得很高。它们立足的地方不一定是低矮潮湿的船板,也可以是高人云天的树梢。

来安这地方竟有这么多舒适安逸的鱼鹰,跟我记忆里的完全不同,它们悠闲自在,不为饱腹忙碌,没有人挤压和驱赶的憋屈。看到眼前的景致,我忽然觉得还是应该将名字切换到“鸬鹚”,不叫它鱼鹰。

来安当地人常说一句话:来者皆安。游历池杉湖湿地公园后心生一个感觉,在来安,安的不光是人,至少还有鸟。众多的鸬鹚聚集在来安的池杉湖中,聚而不散,来了就不离去,在此心安。

但有鸟,一群黑色水鸟。如果它们神态稍微活跃一点,我会以为那是群鸟在商议某件鸟事。越是靠近那条旧船,越发看得清楚那是一群鱼鹰,同之前看到那两只鱼鹰一样。不同的是,前面那两只正在忙于卿卿我我,这一大群鱼鹰却无所事事,一个个慵懒无聊地待在船上。时在初冬,天气颇冷。天若晴好,我会怀疑那些纹丝不动的鱼鹰是在猫冬晒太阳。我一直怀念儿时冬日里陪着奶奶坐在自家院子里晒太阳的温暖时光。

游船到一个“丁”字形水道口,左手边出现一条宽阔幽深的水道,水道两边都是茂密的池杉树林。顺着水道朝北望过去,两边池杉树上栖息着密密麻麻黑色禽鸟。望远处,是一些点缀于红色树冠的黑点,如满树的黑色果实,数不胜数。抬头看近处池杉树顶,看得清清楚楚,是一些栖息高枝的鱼鹰。奇怪,离开了人的管束,鱼鹰便能飞得很高。它们立足的地方不一定是低矮潮湿的船板,也可以是高人云天的树梢。

来安这地方竟有这么多舒适安逸的鱼鹰,跟我记忆里的完全不同,它们悠闲自在,不为饱腹忙碌,没有人挤压和驱赶的憋屈。看到眼前的景致,我忽然觉得还是应该将名字切换到“鸬鹚”,不叫它鱼鹰。

来安当地人常说一句话:来者皆安。游历池杉湖湿地公园后心生一个感觉,在来安,安的不光是人,至少还有鸟。众多的鸬鹚聚集在来安的池杉湖中,聚而不散,来了就不离去,在此心安。



## 我把天给走亮了

李红霞

在我的字典里有三个字:铁孩子。

“铁”有铁路一说,也有钢铁之意。“铁孩子又上来了?上来了哈?!”对我们这帮学生,列车乘务员总是充满善意的自问自答。

卓山中学被砍掉后,按规定,学生要去牙克石的铁路中学就读。两地相隔十八里,车程十二分钟。通勤的铁路职工凭借工作证分流于各沿线岗位,而作为铁路子弟的我们不需买车票。

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。

早上学乘坐齐齐哈尔通往海拉尔的车,进站时间是5:05。一个冬日,凌晨4:30,闹钟响过,母亲就喊:“到了,赶紧的!”我回应母亲一句继续我的梦。“来不及了!”母亲又喊。我懒懒地哼着,打算再赖五分钟。母亲急了,调门高八度,“看看几点了?”那时节,我和母亲的对白基本如此。然后瞥一眼闹钟,扑通跳下炕,三下五除二地装备起来,立时出征。

站台上空无一人,只有信号灯在眨眼,雪花簌簌,伴我在灯影里寂寞地舞蹈。我想像着候车室因学生的鱼贯而入顷刻间沸腾起来的情景;想像着爬到候车室一米宽的窗台上那种居高临下的畅意之感;想像着背单词的、织毛衣的、观景的、唠嗑的和暗送秋波的壮观场面;想像着我对铁路食堂一个酥饼、一碗粥的爽约,心里顿然生出脱离了集体的恐慌。

我决定步行去上学。

我快步跋涉在摄氏零下三十几度的旷野,我度量着铁轨枕木的宽度。我走了很久,很久,可四周依然是墨一样的世界。远处的山谷不见,森林不见,雪花轻轻飘落。不知走了多久,东边一点点的红起来了,并且有光带映射空中。眼前的一切,包括道路渐渐清晰,我终于把天给走亮了。我看见树木和灌木丛之上满是厚朵的积雪。

太阳徐徐升起,低头的刹那,很快变得红彤彤的了。一切跟着生动起来了,路轨两侧的屋舍顶端无不例外地呈现出整齐划一的色调。炊烟袅袅,麻雀声声,几声狗吠伴着马车夫的吆喝。

天空涂满了纯净的湛蓝色,空气变得清凛而新鲜,我沿着铁路走,走进了城市,走进了学校,走到同学们中间。衣帽上落满新雪,两只睫毛染上白霜,而唇边的围巾竟夸张地挂起了晶莹的冰凌……

我被树为标兵……

晃荡完初中,又去寄宿的铁路学校读高中。那样的日子里,不知时光为什么如此漫长,幽远和滞钝,我看不到清晰的边界,也从未想过探索时间的奥秘。自由成长的时光里,除了自由和无可妨碍的成长,还需要什么呢?离开学校的时间,日子疯长……

回首往日,似乎除了吃和睡,就是花样翻新的玩耍。眼宿的一切就是全世界,广阔的格局梦里有没有,不曾记得。如此的胸无大志,如此的自在从容,可是,那样的日子永不回还了。

## 拎回一袋人间烟火

朱超群

从外面买菜回家,刚打开门,听到声响,两个孩子已经跑到跟前来了。不约而同地直接上手,估计知道妈妈回来了,肯定有好东西吃呢。可是才打开我拎着的第一个袋子,儿子已经惊呼出声:“妈妈,你没有买榴莲呀?”女儿也是一脸失望,她没找到她想要的零食。

我嘴上回着儿子“我的确没有买榴莲”,手中却不停歇地找着东西。我找的是女儿昨天点名想吃的零食。嗯,就是刚刚,在临街那家最大的零食超市,关于女儿要的辣鸡爪,蛋黄酥……通通,一样都没有少。我把它们找出来,随后递给女儿,果然,女儿脸上的喜悦如我期待的那般,她咻着牙开始不好意思地朝我笑,说:“妈妈,你太好了,真的太好了。”我忍不住哈哈大笑:“没花多少钱,买你说哪个好也容易。”

儿子好像还沉浸在我没有买榴莲的郁闷中,我赶紧找了他最近吃不厌的番茄给他看。“诺,待会妈妈给你做番茄炒蛋,你喜欢吗?”儿子撇着嘴:“你为什么不买榴莲?”我抱起了儿子,忍不住心里愧疚。这小家伙,他之所以这么纠结我有没有买榴莲,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吃,而是他知道我喜欢吃。而之所以嚷着非得让我今天买,是因为昨天我在手机上看短视频时,看到有人拍的榴莲广告,我当时大喊了一句:“谁给我买榴莲吃,我就喜欢谁。”彼时老公正坐我身边,他对我的胡言乱语早已习以为常,见惯不惯,谁知说呢,七岁的儿子听着却当了真,他当时就“命令”他爸明天必须给我买榴莲,保险起见,他还从他爸那要了200元给我。

钱揣在兜里的刹那,我真是下决心明天上了街买榴莲的。可今天真到了水果超市,我终究还是买了些儿子喜欢的葡萄和香蕉。想着这些,我向儿子澄清:“昨天妈妈只是开玩笑说的,其实我并不喜欢吃榴莲,相比榴莲,我更喜欢葡萄和香蕉。”说到这里,我把葡萄和香蕉拿出来给儿子看。儿子毕竟小,好味,果然,听了他如此说,他便又笑了。倒是一旁的老公不解了,他最知道我我喜欢榴莲,他说:“不是说好买的吗?怎么还是没买?”我故意朝他使白眼,我把购物袋里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:“榴莲是好吃,可我想来想去,还不如买几斤排骨,待会我煮个海带玉米排骨汤,我们一家人都可以喝到欢。”

老公听了连连摇头,我倒笑了。我知道接下来老公可能得“扛”我,说 he 可是给我钱了,奈何我这个老仙女终究还是拎回一袋人间烟火……好吧,扛就扛吧,我习惯了,反正我就是舍不得,反正我就想买些实用的,而且,不买自己想吃,并不是因为吃不起,而是因为心中有爱,我拎回的也不止是一袋人间烟火,更有我眼中的暖和踏踏实实的日子,而这才是我一辈子都甘之若饴的心欢喜。

## 曹边村

唐德亮

红花绿草

以自己的青春抗衡灰色的冬天

圆型炮楼屹立田野中间

一身沧桑,不知伫藏多少

武侯祠不如成都那间巍然

但散发的文化气味同样诱人

“状元及第”的牌匾

成了“镇村之宝”

古榕的绿叶婆娑,美髯飘飘

撩拨着众人的视线

它劲枝虬曲,年龄不可考

坚忍着守望岁月

拥抱流霞

古村的村道不古 村心

正在返老还童



徐晟

从秋到冬,仿佛只隔着一场雨。

雨前,门前的银杏,屋后的乌桕,黄的如金,红的似火。它们将生命的最后一丝气力,如花绽放。

还有一些树,却尽显倦色。枣树如形容枯槁的空巢老人,孤独地看守着院子里柿树上几枚干瘪的柿子。苦楝树的叶子稀稀拉拉,几串脸色蜡黄的苦楝子,兀自在风中摇摆不定,感叹命运的凄苦。它们的伤感,就连落在树桠上的麻雀都懒得搭理。

窗外的梧桐叶,卷起满腹心思,让人想起“人烟寒橘柚,秋色老梧桐”的句子。

欧阳

前几天同学聚会,看见一嗜好品牌生活的同学裹了一件加拿大鹅,想到去年冬天该同学穿的是巴贝利(Burberry),就说了一句调侃的话:“你也太奢侈了吧。”没料到话一出口立马就被顶了回来:“奢侈?你买不起吗?都像你这么抠门儿人家该开张歇业了!”

坦率而言,我不能说买不起。然而,这么几十年来,我在服饰方面基本上都是与广大的劳动人民为伍,要突然来个风格转换,披一身价格不菲的服装,大概熟悉的朋友也会感觉到衣装不真——气质跟不上嘛。这是玩笑话了,气质俺还是有,只是感觉非去沾染流行的“奢侈生活”有点奇怪。这倒不是因为酸葡萄心理,更多的是“奢侈”意味实在是太糊弄人。

据说“奢侈”这个词的本意,是挥霍无



## 一雨隔秋冬

朔风乍起。银杏、乌桕、梧桐,时不时飘落几片叶子,如鸟影掠过书窗。

虫儿们集体禁声,就连躲在床底下的那只爱唱歌的蛐蛐,也一声不吭。

一场蓄谋已久的雨,淅淅沥沥,从傍晚吧嗒到天明,一声一声,在枯萎的芭蕉叶上,细数着远方游子的归期……

雨后的太阳,在窗玻璃的霜花上涂上瑰丽的暖色,一向早起的鸟鸣才哆嗦在迟暮的黎明中。

满眼落叶,一地彩锦。昨天还披着一身黄缎的银杏树,骨瘦形销。残落的叶子,如暮春的黄蝶,这里那里点缀着。屋后的乌桕也好不到哪儿去,树梢上只剩下三两片深红的树叶,挂着泪珠儿似的雨滴。梧桐树最后一

## 极品奢侈物件是什么

度或者是太过浪费的意思,所以有人给皇上编织象牙席席,皇上也会觉得有点不合适,着实是太奢侈了!所以,奢侈浪费观念真不能有。

然而,现如今人们对奢侈词意的认知已然发生变化,对奢侈品的追求时尚化,有没有?就像媒体说的数据,在零售百货实体店步履艰难的当下,北京建国门外的某家奢侈商品大卖场,生意就兴隆得连店家自己都不敢相信。数据还说,买主百分之九十都是年轻的“时尚潮人”。

可能也是因为贵,所以“奢侈生活”在不少人心才幻化成了品味生活。

当然,也有人表示不屑,说奢侈实质上是虚荣心作祟,不关乎品味。

这种说法有些道理。怎么说呢,就算奢侈品全数都价格高企,但细究起来也真和品味没啥关系。

既然奢侈已经归类昂贵,那么,以相对意义来界定才妥当。就像“加拿大鹅”,以洋人界入为坐标,消费十分之一,或者再强点,不说三两年,一年来一件,奢侈吗?显然不。运到国内,国内工薪阶层耗费一两月薪资买一件无疑就有点贵了,结果大众服饰就变身奢侈品了。

反过来,您月收入不过万,却非得货

款驾乘迈巴赫,这就相当奢侈了。财主天天大鱼大肉吃包子是常态,没奢侈一说,倒是只能窝头充饥的长工要是也来过这样的生活,那就太奢侈了——过不了几天就得忍饥挨饿。这说的是旧社会。不过类似的心思现在并不缺乏。

再有就是奢侈这种“想象的生活”,很可能和您所处的环境不太恰当。很多人读过莫泊桑的《项链》,富人不觉假项链跌价,穷人深受奢侈之苦后还回去的真项链,富人也没觉得和假项链有啥区别。从这个层面来说,奢侈还真有点虚荣的味道。

不过,考虑到目前大众已经更改了“奢侈”的概念,我还是希望“奢侈”和昂贵保持距离,最好是将之归属到品质生活的范畴,从而使新生代抑制不住的追求健康发展。

说到这里,我可以透露自己私密的“奢侈生活”念想:

幼时我心中最向往的就是长命百岁,父母长生我也不老,后来知道这种欲求纯属妄想。等长大成人,有了文化,才真正明白,以昂贵为标多半是鼻子被商家捏住了,真正的“奢侈生活”是健康生活。比起那些有价的世俗物品,健康才是极限奢侈品,需要强调的是,肌体的健康在后,心灵和智识的健康才是极品奢侈物件儿。